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
第二十一回 秋試春闈雙得意 嚶鳴蘿施兩隨心

話說黃天印雖在船中，停泊避風嶼內，卻有自備的行寓，蓋造的亦甚體面。當日正坐堂工議事，聽說襲美差人齎信，一面傳來人人見，即一面走下堂來。見了任阿七，急急問道：「世子身體可好？」任阿七道：「世子被擒到府，周帥相待甚優。親解其縛，送到公館，用好飲食奉養兩日。有位褚師爺，向世子說「了一席話，世子要受了他的職，不敢自專。特齎表來，請大王的示下。」天印道：「廷掄果如此待世子好麼？」任阿七道：「小人如何敢說謊？」天印聽說襲美得所，心中甚喜。即取家書看了，大約是說：與其海上為寇，不如朝裡做官。就著周帥肯為昭雪，不可失此機宜等語。天印看罷，躊躇不決。便將這書遞與鄭猶龍瞧。猶龍看完，說道：「據末將意見，此時欲戰不可，欲退又恐世子吃虧，但不知周帥主意云何。得一人到城中窺其虛實，或藉此得受招安，亦是我們出身一著。」天印道：「如此甚好。此事非先生親往不可。」猶龍便備了禮物，齎了天印謝啟，並寄襲美的回書，帶四五人，駕快船，便向溫州來。

城門口問了備細，稟知經略，著中軍袁秉義持了令箭，才放他進城。領到府門，袁中軍繳了令，方傳鄭猶龍人見。猶龍走至堂前，只得下跪叩見，廷掄吩咐：「起來殿設座側首坐下。問及來意，猶龍遂道：「本願歸附，但恐失勢，或不能自全，則進退便無據了。大帥恩待推誠，故敢直陳其隱。」廷掄道：「這卻怪汝不得。待我一面奏聞，如蒙聖恩寬宥，則汝等皆得叨列名位。即我此番招徠，亦不虛負。而汝等更生向化，豈不較海嶼負固，別有人間？」鄭猶龍聞言大悅。周經略便派袁中軍領他去見襲美。

當日即拜發折子，內說：「海寇黃天印，畏威戴德，情願投誠。可否仰邀聖恩，網開一面，寬其負隅之罪，予以自新。授伊等參、游職銜，量移內地，則解其兵勢，即可除彼異謀。兵不必備，餉不必籌，而邊海自臻寧謐。臣未敢擅便，仰乞睿鑒。謹奏請旨。」此折由驛差官馳奏。

鄭猶龍見了襲美，章服華麗，居食鮮美。咸感廷掄恩遇，便對周經略說道：「大帥如此恩度，猶龍雖海上愚頑，寧不知感？待我回去，力勸我主。俟聖旨果容悔過，即刻投誠，再無異念。」廷掄道：「我自盡其在我。汝去甚好，再聽我信。如聖上必欲剿滅，則汝等亦當善自為謀。汝就去罷。」當即給了許多幣帛荷包等物，以答其禮。猶龍欣喜而去，報知天印，亦甚銜戴。

不數日，折子批回，廷掄拜接了折子，打開折匣一看，上奉著硃批道：「天印昂隔海嶼，屢擾邊民，罪不應赦。但好生之德，不忍置之度外。姑著照所請行。欽此。」

廷掄接了此旨，即用檄文飭知天印，並著襲美又寫信，叫他內附。嶼中又經猶龍力勸，那黃天印丙決意歸降。定期先著猶龍進城回明，方才親自縛了，銜土投誠。廷掄出城，受了降。親解其縛，與之並馬同逆城來，使其子襲美相見。父子抱頭大哭，亦甚可傷。廷掄當即大排筵宴，從厚相待。另備公館與住。遂又拜發折子，具奏說：「海寇盡降，天印等量賞何職，以安其心。現在邊疆寧靜，應否班師，並候聖裁。」等語。此折雖發，尚未奉旨，只得聽候。不煩冗敘。

卻說芝哥兒靜處讀書，以應秋試。六月間，蔡念典點了福建副主考，賈蘭點了湖北正主考。門上貼了「迴避」，即時出京去了。七月初，梅御史這年高興，考差點了河南副主考。芝哥兒在監錄科，高高取了。八月初間，閔師爺同蘇又卿坐車到府，替買卷子，看寫卷面，親自投遞。取了卷票回來。王夫人。寶釵替他備下號簾，油綿的兩簾，高麗油紙遮頂。叫焙茗備置考籃、小棕帚，雕空折腿的板凳、銀炭、銅鈔等物。又備沒面小毛狼皮褥一床，細絨薄氈一件，桌面小辦氈一條，卷袋、蠟袋、鐵錘、鐵鉗、大小釘子、壁燈、蠟台，應用各事。薛姨太太送吃食之物最多。閔師爺送了茶腿二隻，板鴨四個，細茶食四斤，頂好八寶菜二罐。周侯爺，梅夫人處皆送食物。蘇又卿送了下場水筆十枝，墨一笏。董姑爺送了柏油燭四斤，銀炭八斤，及別樣點心數匣，火腿二隻。周巧姑爺送了香碧稻米二包，各樣小菜二盒。其餘親友皆有饋送。王夫人備了人參二大枝，用荷包裝了，替芝哥兒帶上。又備了龍眼膏一塊。凡食用之物，無不備具籃內。賈政、賈珍、賈璉各坐了車，同閔師爺及諸門客、周巧姑爺、薛虎哥兒皆送芝哥兒進場。

初八日黎明，到了貢院，看了牌，在西門第四牌上。點了名，領根照人簽，此處就不容上前了。芝哥兒接過行李、考籃，看籃上拴二百京錢，重叫焙茗繫緊。辭了賈政及眾人，挎著考籃，解開懷，用帶束住，背了行李，拿根籤就到搜檢磚門邊來。賈璉充著小京官，就擠上去一看，只見芝哥兒到了磚門，放下籃子，有兩個外班的人，便從頭搜了一遍，又將籃內看完，坐褥也搜了。就扶著芝哥兒說：「搜檢過。」進磚門，到頭門搜檢，就看不見了。賈璉退出，稟了賈政，遂各坐車回去。

再說芝哥兒領了卷子，看一看，用藍布包好，裝在卷袋。歸了號，要號板，叫號軍打掃號房，掛油頂，釘號簾，一切齊備。歸號歇了歇，將錢賞了號軍。銀炭、銅鈔交給他，就叫他煮粥吃了。在號門口站了站，看見各號紛紛，皆是求名之輩，心下一付。即看自己，忽又笑了。

天色漸晚，又吃了頓飯，坐在號房，不覺睡了。忽夢見一位真人，領著多少仙吏仙將，在各號房有插紅旗的，有插黑旗的，獨自己號房上插了一面黃旗，就過去了。趕上後面隨從一問，說是數文真人。

驀然驚醒，天已三鼓。自己沉心內鏡，又睡一睡。號軍就送題紙，芝哥兒接了題紙，看了頭題。號軍要來點燭，芝哥兒說：「不用。」就靜坐著，一想這題蘊，透徹無遺，定了腹稿。日初後，吃過粥，研墨舒紙，一揮而就。又細細改竄一回，就做第二藝。日將落，三篇脫稿。詩題《賦得蛾子時》，得時字，五言八韻。天未二鼓，八韻俱成，謄在紙上。慮油污卷，將卷裝在袋內，掛在牆上。重將三篇文章取「出，復加意推敲一番，十分得意。歇了一個更次，天將亮，叫號軍洗手淨臉，熱好人參吃了。將捲取出，把文章謄了草，將真用心寫了，一字不錯。才把詩稿錄草謄真。那天才未正，吃個點心，喝鍾茶，把詩文又仔細看了一遍，裝在卷袋。把筆墨收起，所剩食物給了號軍。其餘二場應用，皆細細裝入籃內。用帶把行李捆好，出了號甬，到至公堂左首交卷，就煩收卷官看了。規矩不錯，領了照出簽，便隨眾出龍門。

焙茗、林天錫早已看見，接了行李、考籃。賈璉、閔師爺、薛虎哥兒皆一齊上前接著。出了磚門，董姑爺、周巧姑爺迎著，連說：「得意」，便問：「題目可應手好做？」芝哥兒說道：「不覺難。有個草稿，到家請教大家。」說著話，各上了車。閔師爺獨自同芝哥兒一輛車坐著，便將作意細細問了，又讀了前八行。閔師爺大喜道：「這科再無人出其右矣。」說著，就到了家。

賈政正在書房等候，芝哥兒請了安，賈政便問：「文章可有草稿？」芝哥兒說：「帶來了。」賈政叫取出，同董姑爺及諸位發過的看，決其得失。芝哥兒便到後邊瞧王夫人、寶釵及各位長輩。薛姨太太亦等著見了，問了問場中事，大家歡喜。將預備接場的飯菜叫芝哥兒吃了，就去歇息，好進二場。焙茗等替裝籃子。進了二場，接著三場。這五道策，更條晰。頭場文稿，董姑爺看了贊好。周巧姑爺游夏莫贊，惟閔師爺看了又看，說道：「這等的見解，氣體及詞彩，置在第二席想是再不能的。老先生預備喜酒，晚輩先喝一鍾。」賈政大喜，即叫備酒。大家吃了一個更次才散。

芝哥兒三場已畢，房考閱了首薦，大主考亦擊案相賞。其詩有兩聯更警：「兼旬擊易舉，一簣力難虧。層累功由漸，紛營念不移。」純用虛描，尤為超脫，擬以為元。因是南皿卷子，不便作解，遂中了第二名南元。

到了揭曉這日，閔師爺約了周巧姑爺、薛尚義、賈璉，半夜間就到府前看榜。到五鼓後，榜亭到了，吹手奏著樂，監，臨同地方官趕開閑人，就席棚上張掛起了。看榜的人勢湧擠，賈璉擠上去，便看見：「第二名賈茂，江南江寧府上元縣附貢生，習《書經》。」心中大喜，擠出來告訴眾人，叫焙茗回府，飛馬報喜。那知焙茗到大門時，在門口送錄條已早報了。賈政大喜，賞了酒飯，又賞了五十兩銀子。報子謝賞而去。王夫人、寶釵舉家皆喜。芝哥兒替賈政、王夫人、寶釵及各長輩磕了頭，忙忙到午門，隨眾謝恩，見座師、房師，吃鹿鳴宴。只到下午方回家來。那時賀客盈門，榮府又向各親戚差人報喜，忙了幾日。芝哥兒謝房師，拜座師，會同年，刻齒錄，辦硃卷。只到十月底，方才得開。

那知芝哥兒隨緣度去，他卻全不在意。與史湘雲時常談論。到精奧處，便至忘了飲食。閱師爺見芝哥兒中了，且中的甚高。入冬後，賈蘭回京銷差。梅御史也來了。蔡念典卻放了廣西學政，曹紫庭差滿，連端木楷、李雲龍一同進京。知芝哥兒中了，梅御史另送賀禮，大家又吃了幾席酒。

早已臘盡春回，遠近赴禮闈的皆陸續到齊。二月初，在禮部買了卷子，彼此互送些下場食物。到了初八黎明，點名搜檢，領卷歸號，也與鄉試規模相似。芝哥兒拿著考籃、行李，來到字字號，卷面印著「字字貳拾叁號」，才要進號，只見閱師爺接著笑道：「好呀！老世兄。也在這字字號嗎？」原來閱師爺是字字貳拾壹號，忙叫號軍接了考籃、行李，掃號掛簾。安排未定，忽見端木楷同虎哥兒一齊走進字字號來，芝哥兒連忙招呼。二人一見大喜。端木楷在字字十號，薛尚義在字字四十號。各在本號收拾好了，大家就湊到芝哥兒這號來，坐著說話，較場外十分親熱。各把菜蔬拿來，間坐吃粥吃飯，直到二更以後，方各歸號稍歇。

五更將近，閱師爺早起來點燭，候接題紙，看芝哥兒卻未點蠟，不便叫他。一刻間，題紙發下，各號軍分頭送去。芝哥兒早起靜坐，接題紙看了。頭題是「巍巍磅其有成功也」一節。芝哥兒將題中「也」字細味了一番，覺文章與成功不可板對，而題神仍找足「德無能名」上，方為得神。再說兩「其」字，筆筆切定，「堯」字不落陳言，便用遙對局，中間做一小樞紐，從成功全體中折出文章，以赴題之口脛。主意已定，正要落筆，只見閱師爺同虎哥兒掀開號簾，說：「題旨認清了不曾？」芝哥兒把號簾掛起，讓他二位號板上坐了，自家坐在板凳上。還未答言，端木楷也走來，說道：「好難題目。這個題誰不有幾句體面話，怎能出色？我竟想不出了。」閱師爺道：「我也如此說，何不大家參證一參證？」芝哥兒說：「時光甚迫，閒談無益。各就已見，脫了稿，再一斟酌。今科做伙同年，方不負同在此號。我非自以為是，此題總要切定「堯」字落想，筆筆放清題位，找足上節「德無能名」意，便不至有題面而無題神了。諸先生再酌之。」大家說一聲「是」，就各回去作。

芝哥兒凝思藐慮，午前頭題就有了稿，費工夫又改竄一個時辰，便做第二題。申初時，也脫了草。閱師爺拿頭題文稿來，請芝哥兒改削。芝哥兒看了一遍，說：「氣體醇正，詞義光昌。先生這科穩中了。但人手領脈再靈，則前列矣。」閱師爺也看了芝哥兒頭篇，似截非截，似對非對。中用一鈕，化板為活，與自己認題立局，迥不相同。又一時領會不清他的做意，不好贊，亦不好說壞。只得做商酌的語道：「此題老世兄如何不對發呢？」芝哥兒說：「一時興到，工拙不計。求先生替我斟酌。」閱師爺道：「咱倆筆墨不一樣，我也竟不知何伯何仲了？」正說著，端木楷也送文稿，同虎哥兒走來。大家一看，他三人文境相彷彿，皆與芝哥兒意見不相合。芝哥兒用筆轉替虎哥兒改了二小鄙，中後也換了數處詞句。端木楷的文，人手也改了數句。因是場中文，皆不肯勸芝哥兒另做。遂各回號做文。

那天將起更，芝哥兒三藝皆完。詩題是《賦得行不由徑得心字，五言八韻。約近二鼓，便做完了。閱師爺將第二與第三篇文稿拿來，給芝哥兒瞧。掀開號簾，見他舉著詩稿沉思，便說道：「好快呀！連詩都脫稿了。」芝哥兒讓進號來坐下，他便將詩微吟道：

捷得誇千古，率由慎士林。
其旋昭素履，無愧矢初心。
境若迂而坦，機寧巧以深，
任他材鬻異，凜我度惟金。
不改周行示，何居曲徑尋。
氣凌蛟可奪，識迴壁堪沉。
仰止高山重，尊聞跬步欽。
非公期弗至，空谷景來音。

閱師爺道：「這詩可謂絕唱了。」又看了一遍，道：「這金韻與沉韻，直令我百思不到。」便將文稿與芝哥兒看，芝哥兒說：「好！可與首藝相稱。這科必定高發。但三藝後幅微弱，再振則前列矣。」閱師爺道：「我實在無餘勇可賈，求老世兄替我振一振。」芝哥兒辭不過，就替他將後二比充了充，又替他做了反收一段。思議警拔，詞旨炳煥。閱師爺讀了，得此一收，便覺通篇起色。謝了又謝，才拿了文稿回去。詩得了主意，交四鼓時通有稿了，心中甚喜。來瞧芝哥兒誰知他已息燭睡了。就到端木楷那邊一看，他正低頭做第三藝哩。

閱師爺就往薛尚義這邊來，恰憫薛尚義正持著茶杯喝茶，連忙讓坐，說：「先生的佳作通完了嗎？」閱師爺道：「才打出草，還珠定哩。世兄先生可全脫稿了？」薛尚義道：「詩未有做。此題太板，直難於下筆。先生尊制何不領教，一暢我機。」閱師爺道：「我只押韻而已，何足言詩？令表兄一首，真是佳制。你該瞧瞧，便有依傍了。況世兄所創文稿，也該求令表兄改削，自有益處。他比咱們高著多哩。你想頭題，咱們見解，相去不遠。他卻中間安了一鈕，我總懂不過來，又不好十分勸他改，想必此題原不該平放，是咱們的見識低的原故罷。」虎哥兒說：「我也如此想。再他替我改了數筆，我文便覺添些色澤。我正要拿這兩篇稿兒，也要求他改削去呢。」閱師爺道：「他睡了。你何不把詩做了，再求他看何如。」說了，就回號去。歇了歇，點好燭，將首藝又仔細更改。

那天已將曉。芝哥兒洗了臉，喝過茶，又把人參吃了，叫號軍去煮粥。用油紙將各樣小菜、火腿、板鴨、風雞、筍乾、鵝蛋、鰻魚等物擺好，叫號軍請閱師爺、端木楷、薛虎哥兒來同吃粥。諸人皆熬了夜，現叫各自號軍，用水洗了臉，便將卷袋文稿帶著，同到芝哥兒這號來。吃著粥，便問：「詩文都脫稿了？」端木楷道：「第三篇後幅未完。」虎哥兒說：「詩有四韻了。」閱師爺道：「我雖得草，也多未穩。」大家吃完，叫號軍收拾過去。端木楷道：「老世兄，我這後幅要求你替我做一做。我從三更以後，就像江淹才盡一般，左右想不出意思來。」芝哥兒說：「如何使得？風簷之文，得失所關。見到處，相好弟兄無不直言。全叫弟做，弟如何敢妄為？倘場中此處看壞，這不叫小弟有口莫贖了。」閱師爺道：「世兄所論甚是。」端木楷道：「我實說罷！這會我精神著實恍惚，總做也無奇思。求老世兄替我滿幅，則相感無盡矣。」芝哥兒不得已，將他第三篇稿子一看，果然不敵首藝。將前路替他改了幾處；後幅替他補足。一刻就完了。端木楷千恩百謝。又把虎哥兒文稿替他增損了好些，各自回號謄寫。

芝哥兒才拿自己的詩草稿又斟酌了一個時辰，那天已日出多一會了。先把草來寫在卷上，才仔細將真來謄好，天便午未末初了。將卷子讀一遍，一字不錯，用卷袋裝上。把號簾各物摘來收齊，做飯吃飽。將剩的東西賞了號軍，裝好考籃，將卷袋掛在項前。才問閱師爺，真也將次謄完。便瞧端木楷，謄了兩篇真，拉住芝哥兒求改詩，芝哥兒又替推敲一會。

便來看虎哥兒。他三篇文章便謄清了，詩差二韻，正在那裡苦吟。芝哥兒看他三藝卻還可觀，說道：「老弟今科又要中了。可喜虎哥兒說：「小弟一生功名，皆承兄賜。這文若非我兄手削，小弟如何做得來？這詩還要求兄成全小弟哩。」芝哥兒看他的詩多不穩，替他改了數字，又替續了二韻。虎哥兒大喜，照稿謄好，又補了詩稿。收拾了，就要交卷。芝哥兒說：「且慢，咱們四人既同號，須候齊同出去。」這時閱師爺也就完了。直到申正，端木楷才謄完。芝哥兒替他檢點一番，通無錯字。幫他收拾完了，一齊出號門。交了卷，領簽出龍門。接場的人接了籃子去，上車各回家去。取出稿子，各家親友看了，無不贊好。此是看場中文的習氣。」

不多時，完了三場。大家等曉，芝哥兒的文經房官薦了頭篇。人手「今夫無心成化者，天之道也；有心無為者，聖之德也。」大主考深加贊賞，批道：「脈細神真，超超元筭。」接下處「夫津而舉之，則曰成功；析而言之，則有文章。」批道：「以提作轉，髣髴得意之筆。」後幅「天下有盡者事功，而事功不足盡之；天下易宣者文教，而文教不能宣之。」批道：「滴滴歸源，囊括一切。」遂在進呈卷子數內。那知他小講起句「嘗謂聖朝不事鋪張之烈，而郅治亦無多條教之」，懸合了聖意，硃筆批道：「名論冠場。」就欽定了會元。禮闈榜發，報到榮府，賈政大悅，王夫人、寶釵，合家無不歡喜。這科閱師爺因聖恩浙江廣數，中在一百

二十四名。薛尚義中九十六名。端木楷中八十四名。李雲龍中三十二名。周國璽中七十八名。好親厚友，同發一榜。應了芝哥兒「皆是同年」之話。芝哥兒又中了會元，把個閔師爺不惟自己成名，轉為這些緣由，喜了個情不自禁。

禮部內領了花紅，皆赴了瓊林宴。各拜房師主考。薛尚義與芝哥兒又是同門。此時賀客紛紛，又忙著殿試。芝哥兒見了座師，才知會元是御筆欽定的。這件事傳遍都城，登時抄遍，紙貴洛陽。連書坊刻的魁卷上，特用朱字御筆批道「名論冠場」。這可謂文章知遇之奇，從古未有的事了。